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玉钗

张发亮 王致奎 著

玉刻芙蓉

张发亮

王致奎

著



(皖)新登字04号

玉剑芙蓉(上、下)

张发亮 王致奎 著

责任编辑:王谦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27.625

插页:4

字数:560,000

版次: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236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550-2/I·485

定价:10.8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冷艳女魔，夜入皇宫盗走国家瑰宝；峨嵋少侠，奉旨缉凶出入孽海魔穴。八卦堡中，云集天下武林俊杰；莲花岛上，汇聚国中江湖邪恶。双方龙争虎斗，刀光剑影，搅起漫天血雨。谁知刀剑无情，儿女有意：嗜血魔女，竟为缠绵情种；杀贼剑客，却是风流公子。一时间，交颈鸳鸯竟自拔刀相向；血海仇讎，却又比翼双飞。刀光血影之间，忍看香销玉殒红袖拭泪；叱咤呐喊声中，且听侠骨柔肠玉剑言情……

小说融击技言情于一体，雅俗共赏别具风韵，情节紧张惊险悬念迭起，读来引人入胜，欲罢不能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老义仆舍身救弱女 (1)
敏周吉妙手制强敌
- 第二回 李英琼受困孤峰洞 (17)
周吉人得救紫云观
- 第三回 缪丽芳只身盗国宝 (34)
李英琼孤影陷深山
- 第四回 众英雄初聚连环堡 (50)
二剑客一探兴元堂
- 第五回 刘伯温回京复圣命 (66)
李英琼入山得灵锋
- 第六回 小侠女涉险食异果 (82)
黑仙童遇危立奇功

- 第七回 诸葛策义释凌波仙 (97)
周吉人勇会赛蚩尤
- 第八回 母女俩初透心腹事 (111)
三剑客再探兴元堂
- 第九回 老恩师古洞说往事 (126)
少堡主荒山结新盟
- 第十回 探洞穴小侠得青索 (144)
逃佛堂弱女遇救星
- 第十一回 兄帮妹合力诛群丑 (161)
妻助夫生心害善良
- 第十二回 毒娘子一计害二主 (177)
美仙娥单鞭驱双魔
- 第十三回 内掌院携子匆匆遁 (193)
少堡主救母切切寻
- 第十四回 三老翁大战天门丑 (210)
四小侠初会双凤帮
- 第十五回 三女英结友卧云堡 (225)
四小侠寻仇康郎山

- 第十六回 曹飞燕神鞭毙四虎(242)
鄢由基毒火烧二侠
- 第十七回 于洞海捐躯鬼域场(258)
东方慧问罪康郎山
- 第十八回 捣贼穴群雄奋神威(273)
战沙场单鞭夺先声
- 第十九回 马云飞溺水反得救(290)
玉娘子绝处又逢生
- 第二十回 白水滩天门再受挫(307)
金陵城苗王初寻衅
- 第二十一回 连环堡设计请苗王(322)
北邙山阴谋陷洪涛
- 第二十二回 天佛洞洪涛得秘籍(340)
北邙山徐完施淫威
- 第二十三回 峨嵋山开府庆盛典(355)
绿袍妖入宫寻仇嫌
- 第二十四回 玉娘子权谋缓兵计(372)
二教主义送求援书

- 第二十五回 曹飞燕施威白阳宫(391)
尉迟火巧定蜡烛计
- 第二十六回 救恩师洪涛败绿袍(410)
解困危飞燕战强敌
- 第二十七回 绿袍道宫门寻旧仇(427)
天蚕娘花厅试新交
- 第二十八回 古万香进谗反遭祸(443)
少堡主遇难却呈祥

老义仆舍身救弱女

第一回

敏周吉妙手制强敌

朱元璋兴义兵推翻蒙汉贵族统治，继之扫灭群雄而君临天下，定都金陵，国号大明，改元洪武。建国之初，社稷动荡不定，边境烽烟时起，国中绿林盗寇啸聚山林，杀人劫财，恃强行暴，残害忠良。便有武林英杰挺身而出，除暴安良，扶困济危，以致正邪之间互不示弱，刀光剑影，生死相拼，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。

话说古荆州北李家寨，地处襄河之畔，山清水秀，风光宜人。这里隐居着武林高手寨主李伟，江湖人称过天星。二寨主马标，绰号人称滚地雷。二人武艺高强，侠肝义胆，杀恶惩奸誉满武林，名震江湖。自古树大招风，名高招忌，况其行侠江湖难免与奸邪结下嫌隙。一日，天门派天门神君林瑞座下首席护法妖尸谷辰率领徒众数十人，乘黑夜前往李家寨大举索仇。由于谷辰行动诡秘，李伟马标仓促应战，众寡悬殊。谷辰所带之人皆系天门派一流高手，李伟、马标相继力竭战死。混乱中老义仆李松将李伟独生女英琼背起，从后门小路落荒逃走。歹徒意犹未尽，在寨内到处放火，一时烈焰冲天，黑烟弥漫，可怜李、马两家十多口亲人及庄丁仆妇尽遭杀害。

且说李松背负着英琼在混战忙乱中摸黑逃出李家寨，忙

忙如丧家之犬，向前疾奔，经过一阵奔跑早已累得浑身是汗，气喘吁吁。李松自幼追随李伟，虽然学得一身武艺，但经过半夜拚杀，又背负英琼跑了许多路程，元气大为消耗，加上年龄高迈，感到脚步散乱，逐渐慢了下来。英琼见状不由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老人家，快放下我，咱俩一块慢慢赶路。”

李松含泪说：“姑娘暂且下来，待老奴喘口气再背姑娘逃走。”

英琼忙说：“自幼跟爹爹学了几年武艺，虽然无深厚功力，走这山路尚可勉力为之。”

李松连忙将英琼放下说：“姑娘既然能走，咱就不可逗留，火速离此，免为恶贼所乘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阵泉鸣般的狂笑冲破子夜沉寂：“李家孽种，爷爷在此等候多时，还不拿命来！”随声纵出一个浑身玄色劲装大汉，巨齿刀一横，挡着去路。

原来妖尸谷辰心狠手毒，向来不留活口，决意赶尽杀绝，因此特派他的心腹弟子小瘟神刁虎在村西路口把守，以免漏掉仇家而遗下隐患，正好等个正着。

李松一看有人挡道，忙低声对英琼说：“姑娘，待老奴抵挡贼人，你趁机逃走，不要等我，将来与老主人报这血海深仇，全靠你了！”交待毕，一摆手中齐眉棍，“泰山压顶”劈头打下。刁虎见棍来势凶猛，不敢用刀去迎，“黄莺度柳”闪身躲过，不容李松棍撤出，手中刀“阴风卷席”奔李松腰腹扫去。李松本是情急拚命，刚才一棍用力太猛，招数用老，及至一棍落空，抽回不及，而刁虎的刀疾如电闪横掠而来，李松不由一凛，忙纵身躲刀。谁知刁虎乃谷辰嫡传弟

子，刀法凌厉，虽避过刀身，但肋部已为刀尖划破衣衫，割裂皮肉，血水淋淋，疼不可忍。这时李松为保幼主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大吼一声，手中棍如雨点般朝刁虎身上打去。刁虎嘿嘿冷笑说：“老匹夫不知自量，找死。”说着，已是三五个回合，他刀走中盘，“叶底偷光”疾如闪电，一刀砍在李松左腕上，李松痛的哎呀一声撒手丢棍，刁虎跟上一脚将李松踢倒，举刀便砍。李松就地一滚，挺身而立，避过刀锋，大声叫道：“姑娘，快快逃走，别忘了给老主人报仇！”又一摆双拳与刁虎拚斗。刁虎大怒，刀光如虹，“力劈华山”将李松斩于地上，惊得发呆的英琼如梦方醒，拔步逃跑。刁虎哈哈大笑说：“小贱人，我看你能逃出爷爷手心！”一连几个纵身已距英琼不足两丈，看看追上，刁虎手中刀“偷天换日”刺向英琼后心！谁知刀未落下，忽觉右臂一震，肩上刺痛，就知遭人暗算，忙收刀回身，未等看清来人，嗖嗖两声，两眼已各钉入一物，疼得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。只见大树上如一只大鸟，降下一人，手起剑落，将刁虎结果了性命。

这时英琼惊魂乍定，举目观看，夜行人中等身材，一身夜行衣靠，风度翩翩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三叔父周吉，不由悲从中来，抱住周吉的脖颈，放声号啕大哭。周吉与李伟是结义兄弟，情同骨肉，与马标同称“江汉三杰”。特别周吉武功最佳，艺有三绝，一是一柄寒光剑，二是轻功提纵的“云梯三纵”，三是能摘叶打落天空飞鸟，或以树枝作箭击敌，内力浑厚。因一年前辞别大哥二哥外出访友，顺便游山观水。这天正行之间，猛然想起今年八月十三日是大哥李伟五十寿诞，怎能不参加这个喜庆之日，这才连夜返回李家

寨。夜半时刻，距李家寨已不足十里，他归心似箭，足下不由加紧，熟悉的景物已呈现眼前。蓦然看见李家寨火光冲天，心中顿时一悸，不祥之预兆掠入脑中，更是心急如焚，脚下加快。离李家寨仅约一里之遥时，隐约听得厮杀声、哭号声和凄厉的胡哨声。周吉毛骨悚然，猛见一个黑影跌跌撞撞狂奔而来，后面一人穷追不舍，他心知有异，纵身跳上路旁一棵大树，随手折断几根细枝扣在手中。这时追赶的人已如流星赶月首尾相连，可以看出前面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孩。他义愤填膺，扬手甩出三根树枝，将刁虎打瞎双目，手起剑落结果其性命，这才看清来人是侄女英琼，连忙叫道：“琼儿勿怕，三叔在此。”

英琼只顾心急逃命，及至周吉呼唤，方才如同从梦中惊醒，来到周吉面前，叫了声：“三叔！”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周吉扶起英琼安慰道：“孩子，莫哭，快对叔叔说，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英琼强忍住哭声，呜呜咽咽将妖尸谷辰率领天门派血洗李家寨，以及父母惨遭毒手，二叔力竭身死，李松为了救护她也被杀害等情叙述了一遍。周吉又恨又惊，就要舍身返寨，但见寨中火焰已冲霄汉，映红了半边天，知道大势已去，无力挽救，不由望天长叹说：“孩子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此地非久留之处，快随叔父火速离此，再图报仇。”

英琼年龄虽小，颇明道理，她面对火光跪下，磕了三个头，大声哭道：“爹娘英灵不泯，保佑孩儿平安，一定给二老报仇，手刃谷贼以告二老在天之灵。”

周吉拉起英琼，将她背在身上，展开陆地飞腾法，如一缕轻烟，瞬息之间已离开火海般的李家寨。

凌晨，爷俩来到江边，在一个小码头上买些熟食胡乱充饥，然后雇了一艘小乌篷船，溯江而上。在舱中周吉对英琼说：“孩子，要报父母仇恨，剪除邪恶，没有惊世骇俗的绝妙武功是难以如愿的。妖尸谷辰乃是天门派天门神君林瑞座下首席护法，与吊客邱宁同称江湖二凶，心狠手辣，为武林灾星，三叔武功远不如他。我带你到峨嵋山拜求一位世外高人，如果能将你收在门下，那时你勤学苦练，学好本领，下山与你二老报仇，更要行侠仗义，除恶惩奸，扶困济危，做利国利民的好事。”英琼点头称是，并说：“叔父放心，为报爹娘大仇虽死无恨，孩儿不怕吃苦。”

小船乘风破浪，过三峡、入巴蜀，历尽艰险进入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。周吉爷俩弃船登岸，打发了船家，匆匆赶路。大仇未报，心情沉重，还恐怕天门派追踪，更无心欣赏沿途风光。这日时近正午，来到峨嵋山下沙湾镇。整个镇就一条东西大街横贯，南北两面楼房，门面鳞次栉比，铺店酒楼茶馆林立。周吉久走此地，道路风情极为熟悉，带领英琼一径来到路北一家酒楼。店面虽然不大，却收拾得清洁宜人，门前悬挂金漆匾额，上写“知味居”三个泥金大草。这时店小二早笑逐颜开的迎来，打拱说：“周爷好！您老久未下顾，今日光临，小店增辉，里边请——”说着，转身引导，登上二楼。周吉选了个窗临大街的雅座，掸尘入席。小二慌忙送上香茗，并端来热水为他爷俩净面，殷勤地说：“周爷，您用什么菜饭请吩咐。”

周吉说：“今天我要到街上购买一些物品，你先随便炒点时令鲜菜，到晚上再消停打牙祭宵夜。”说着掏出一锭银子，约五两，递给小二，“先交帐房，一块算帐吧！”小二

接银下楼而去。片刻，小二送来热腾腾香气四溢的菜饭。爷俩早已饥饿，见到这精美食物，不禁食欲大振，风卷残云吃得酒足饭饱。周吉嘱咐小二留一间干净店房，然后带英琼出门上街。出门时，他悄悄对英琼说：“孩子，我要带你找的世外高人，在武林中辈份极高，久已不涉足江湖，关门不收徒弟，我将你托付给她，只说代我授徒，她或许不能推辞。但是你武功根底太差，恐怕她不会收你的。”

英琼一听十分着急，不由泪水盈眶地说：“三叔，如果这样如何是好？岂不急死人了？”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。周吉忙安慰她说：“离此不远，我有一个绝密住宿之处，咱爷俩置办一切生活必需之物住到那儿，我把武功根基与你打好，把我生平所学倾囊传授，凭你的天资，二年光阴就会大有长进，然后再带你投师学艺。但是，为叔我把话说在头里，此去深山老林，远离人间，与清风明月为伴，同虎豹獐兔为邻，终年不食人世烟火，这苦你能支撑住吗？”

英琼小嘴一嘟说：“三叔，为报父母之仇，虽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，请叔父放心。”

周吉满意地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有志气，不枉是大哥的好女儿。”

第二天，周吉购齐备足油、面、米、盐、布、线等所需物品，足足装满了八个大箩，又准备了够七八日食用的熟食干粮，觅了四个壮健挑夫，唤来小二结清了食宿费用，辞别店家，一行六人出了沙湾镇，往高山进发。一路都是羊肠崎岖山路，茂草丛生，荆棘遍布，怪石嶙峋，古松参天，山岚朦胧，飞鸟啁啾，泉水深深，真是“蝉鸣林益静，鸟啼谷更幽。”英琼初次出门，被这秀丽风光，绮绚景色引逗得目不

暇接而忘却悲伤。

经过一天翻山越岭，跨涧涉水，英琼倒无什么疲惫之象，而四个挑夫却无不汗流浹背，精疲力尽。看看红日西衔，暮色苍茫，周吉说：“四位朋友，有累了！反正今天不能赶到，不如趁天色尚早，寻找个遮风避露之处很好歇息一晚，明早赶路。”

挑夫闻言正中下怀，连忙放下担子四处寻觅，在一处危崖下找到一个足可容十多人栖息的山洞。大家将担子运进山洞，拾些山草枯叶铺在洞中，又拣来枯枝在洞外生起一堆篝火。周吉等人拿出带来的干粮熟肉就火烘烤，胡乱吃着充饥，又汲来一桶山泉，大家都喝了些。挑夫劳累一天，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。周吉依洞壁而坐，调息养神。英琼倒在他怀中，也渐渐入梦。

深山的夜晚，山风冷寒刺骨。洞外篝火明灭，流萤飞窜，不时传来泉鸣狼嚎，哀婉的猿啼，低沉的虎啸。久闯江湖的周吉，也不由心生凄凉之感，久久不能入寐。

东方吐白，百鸟争鸣，金色阳光照射在洞口，周吉将怀中英琼轻轻放在草铺上，步出洞门，坐在危崖上，运用内气调息，凝神歇气贯通周身穴道。良久功行完毕，回洞将众人唤醒。大家揉开惺忪睡眼，走出洞门，甩腿伸腰，活动筋骨。忽见草丛中，两只雉鸡扑楞楞腾空飞起，周吉顺手折了两段树枝，抖手甩出，两只山雉双双如陨星般坠于崖下。四个挑夫异口同声拍手喝彩：“周爷好手段！”英琼就撒娇依偎在周吉身边说：“叔叔，你千万要传授我这项技能，将来把父母仇人同山雉一样打死。”周吉道：“孩子莫急，到了地方，我一定悉心教你。”

挑夫们重新生起火来，把两只山雉架在火上熏烤。片刻阵阵诱人的肉香已飘荡在洞外。大家将雉肉就着干粮吃的津津有味，又喝足了山泉，这才挑担上路。攀危崖，涉深涧，越林莽，跨幽谷，正午时来到一片草坪上。周吉招呼挑夫放担休息，拿出二十两一锭大银及重约二两的散碎银子，对他们说：“东西就放到这儿，你们就此请回吧！这块大银作为脚力钱，这些碎银作为你们路途茶资。”

四挑夫受此厚赠，大喜过望，不住极口道谢，并再三说：“周爷今后有用我们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一定效劳。”周吉又取出一些干粮分给他们，作路途食用，四挑夫千恩万谢地作别而去。

等四人走远了，周吉取些吃食物品满装箩筐背在身上，将其他东西堆放好，这才领着英琼翻过一道山梁，来到一个深幽阴森的峡谷下，他指着高耸云端的山峰说：“孩子，我们栖身的山洞，就坐落在此峰之巅。”

英琼一看，不由瞠目吐舌！望上看，只见崖壁光秃秃浑如刀削，光溜溜寸草不生，即使猿猴亦难飞渡攀登。她不禁心惊地问道：“三叔，咱怎么上去呢？”

周吉笑道：“等会我先上去，再用绳子箩筐将你吊上去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去把东西全部背运过来。”

英琼为难地说：“不，我一个人害怕。”

周吉说：“不要怕，这附近没有伤人的猛兽，你在此耐心等待，胆子是练出来的！”说罢，把自己的寒光剑交给英琼防身。

周吉往返数次，时近黄昏才把四个箩筐的东西完全运至谷底。他扎紧衣衫，拢肩收腹，提丹田气，一声长啸，足尖

点地，身躯凌空冲起，疾如鹰隼拔起二丈多高，接着左脚一点右脚，又继升丈余，再用右脚一点左脚又拔起八尺。这就是周吉赖以成名的轻身绝技“云梯三纵”。他不等身子下坠，立即贴身石壁，展开壁虎爬墙的功夫，攀岩附石，瞬间登上峰顶，消失在云雾之中。英琼惊喜万状，心想：周叔好身法，我一定学到这样本领。一会儿，从上面垂下一根鹿皮粗绳，英琼忙拾起绳头将箩筐拴牢，用手使劲摇晃绳索，周吉便连忙提绳将箩筐吊上。如此多次方才将四担物品吊完，最后英琼将自己缚牢，双手紧抓绳索，被周吉吊了上去。

上到峰顶，英琼仔细观看，峰的南侧是一个如刀削齐的陡壁，石壁上有山洞一个，门外是三丈方圆平地，绿草如茵，软绵如毯。站在草坪四处瞭望，白云缥缈，如烟似絮；脚下重山叠石，波滚浪涌；远山迷濛，近山似黛。清风徐来，凉爽宜人。英琼恍入仙境，心旷而神怡。

“琼儿，进来吧，今后景致有你看的！”周吉把东西一搬入洞中，整理就绪，点亮了一盏油灯，照得满洞通明。这石室足有三间大小，石桌、石凳、石床、石灶等一应俱全，洞门左侧有终年不断的流泉，泉水甘甜，用水甚为方便。

周吉说：“这几天奔波劳累，十分疲乏，孩子，吃了饭咱就歇息吧！”

英琼点头称是，忙淘米下锅，生火煮饭。爷俩胡乱吃些，就早早地睡了。

从此，爷俩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石洞中相依为命，早起晚睡，悉心传授各样武功。英琼性本聪颖，又心中不忘父母大仇，刻苦练功。周吉念及与李伟情谊挚厚，又怜英琼悲惨